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新时代农民的创业奋斗历史
新农村青年的情趣生活实录

单振国/著

陕北的黄土地
养育着诚挚刚毅的农民
虽然这里遭遇过长期的灾荒
但没有压垮这里农民的肩膀



陕北的山水
正像这里朴实善良的农民
尽管也有种种瑕疵和缺失
但丝毫不能减低人们的亲昵

亲亲的山 亲亲的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图并版在(11)：(11)



亲亲的山亲亲的水

单振国/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亲的山 亲亲的水/单振国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49 - 3

I. 亲… II. 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6400 号

书 名: 亲亲的山 亲亲的水

著 者: 单振国

责任编辑: 霍静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 shebs. com. 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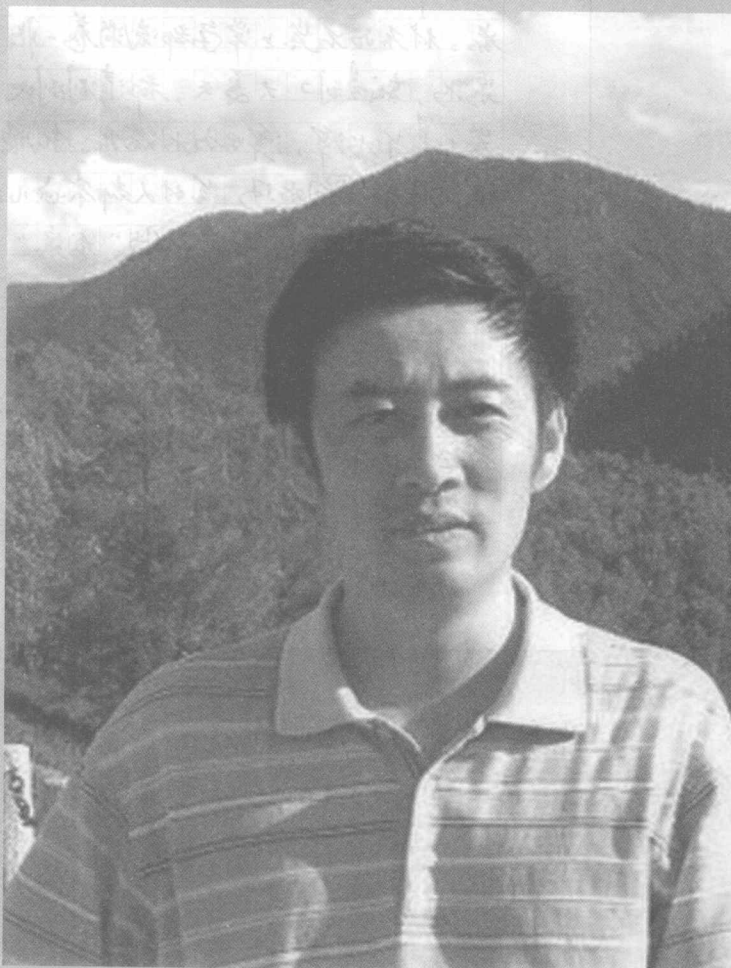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作者简介

单振国

单振国，陕西省神木县单滩村人。在《中华散文》、《散文百家》、《雨花》、《通俗小说报》、《传奇故事》、《农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一千余篇，其中长篇小说《一样的月光》和《爱的另一只眼睛》发表在《安徽文学》与《长篇小说》杂志。获《人民文学》、《微型小说选刊》、《文学报》等报刊组织的全国性文学大奖多次；有作品被《散文选刊》、《传记·传奇文学选刊》、《2006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及《当代散文小品20家——别样的天空》等多种版本选载。出版散文集《土地的歌谣》、《幸福树上的鸟》、《美丽的陕北》，随笔集《年轻的钻石》，中短篇小说集《一样的月光》。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清清的山涧清清的水

单振国

陕北最北边，有一个很普通的山村，它的名字叫龙池窑。村子不大，也不小，百十户人家。村后的石崖上常年都流淌着一股高洼洼的泉水，就是到了大夏天，都清冽冽地冒着凉气。崖下是个水潭，潭里放水满了，就顺着坡面流进了涧底的响水河。全村人都来这儿挑水吃。

老辈人常说，这是一股“龙泉”，龙池窑肯定要出人物了。

日子少时过去了，龙池窑还是那么普通，龙池窑的人还是那么普通，可现在似乎越来越普通了……

雨水过后，天是暖极了清静。

ZD20316

年 月 日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商品明

陕北是个流溢着艺术气息的地方，这种气息不仅体现在专门的艺术创作作品中，同样体现在陕北人特有的风情和他们的世俗生活中。不过在我印象中，从路遥以来，陕北的作家大多出自延安，比延安更往北的榆林却并未见形成多大阵势。在我的印象中，陕西，关中文化强大的优势，让陕北文化在其中显得相对微弱和边缘。这些年情形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延安及榆林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上的话语权也明显增强。单振国就是 I 认识不久的一位来自榆林神木的作家。几次见面，他总是热情介绍榆林乃至神木的巨变，这种骄傲之情的表达，已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像他这样的榆林文化人的自信。他，以及另一位榆林作家庞文梓身上，有一种带着质朴追求却同样有着十足信心的创作要求。果然，单振国拿出了他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亲亲的山峁亲亲的水》，以此来证明他自己以及榆林作家群的创作劲头。小说已由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推出，中国 I 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了向全国农民推荐的优秀读物。我为他的

这一收获感到高兴，也为他给榆林乃至陕西小说创作增添了分量而高兴。

《亲亲的山亲亲的水》篇幅并不算大，是一部初具“规模”的“小长篇”。这是一部故事集中、主题明确、风格明晰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陶永亮是龙池弯这个陕北小村的普通青年，贫苦的出身反而让他寻找到了“早当家”的机会，依靠新时代的新政策，他“意外”地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此，这个身价变了、身份却无法改变的人物，走上了一条色彩丰富、秩序却有点混乱的生活道路。陶永亮一方面在个人事业发展上一路向前，另一方面也在生活上陷入凌乱的局面中。他的事业在得到发展、个人财富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有带领龙池弯人“共同致富”的要求。小说开头，陶永亮从县城回到村里，本来是带着一点“报复”心理的，但很快就被亲情、乡情所打动，主动帮扶村里的男女老少。小说因此能够始终沿着“主题正确”的道路开掘，陶永亮身上蕴积着中国农民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和良好品质。陶永亮是不是当代新农民的代表不敢下结论，但他在成功的同时体现出的“集体”观念和同情心，却是当下同类题材小说中不多见的，就此而言，小说具有了难得的亮色，也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快感。

陶永亮一个人的故事不但是主线，也是作者唯一专注的人物命运的一张图谱，这可能使小说格局显得并不那么开阔，但却抓住了故事的灵魂，突显了小说的主题，也使小说避免了枝蔓丛生的芜杂。陶永亮毕竟是“暴发”的第一代农民，他身上必然会有很多缺陷。我感到有趣的是，单振国以他也许并非自觉的写法，让这种缺陷在暴露的同时，也生发出另外一些难得的人性优点。比如，小说里围绕陶永亮的三个女人：胡美丽、田水草、何丽娜，既让陶永亮的生活陷入程度不同的迷乱，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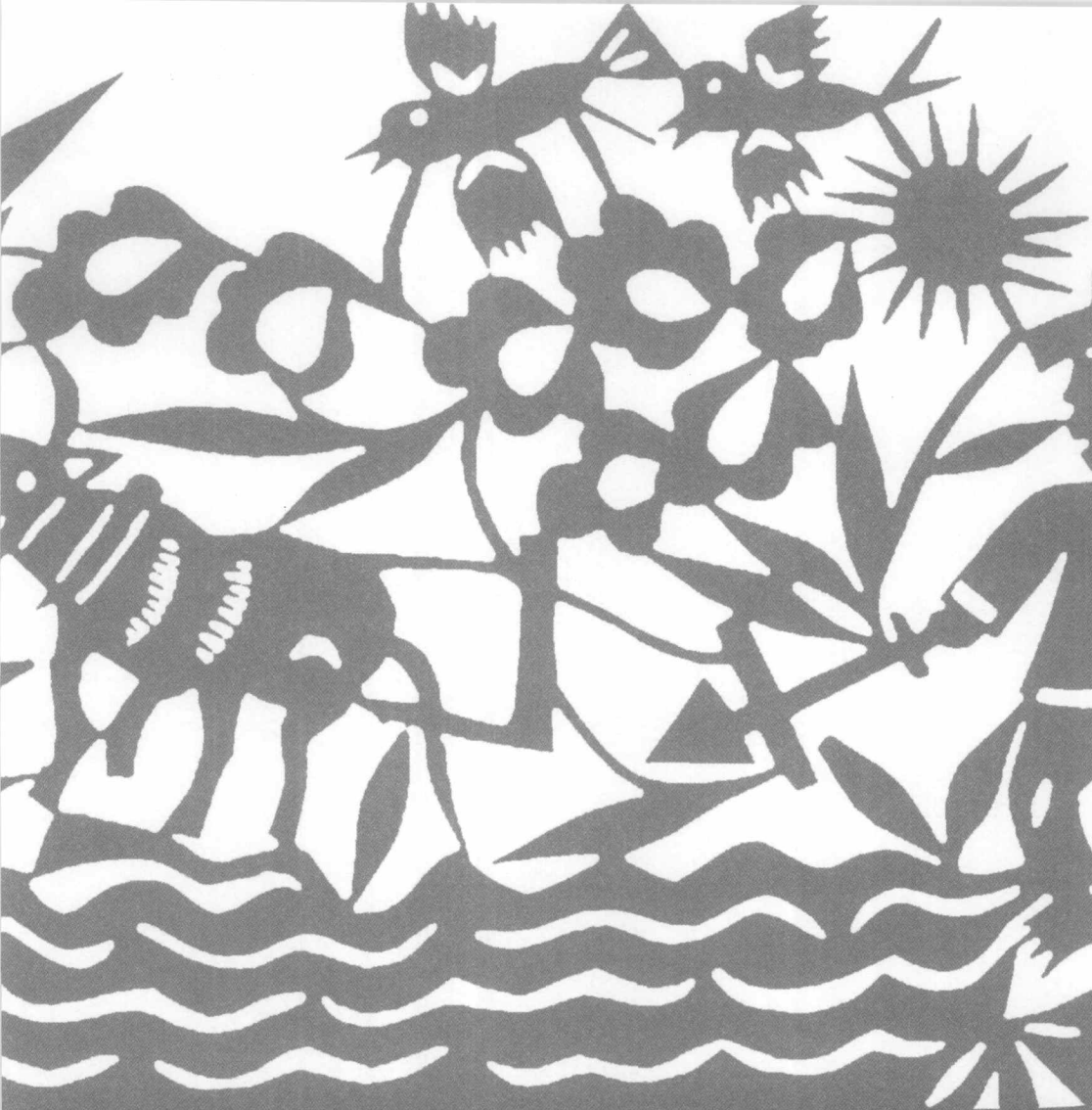
又从中见出这些普通人身上坚守的原则，这些原则并非是法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大多出于人物自身也许是无意识的善良和责任。对胡美丽这个“婆姨”，陶永亮虽然接受不了她的粗俗和恶习，但到最后却也反省自己不要过分，尽量体谅对方。对田水草，他虽然也有“非分之想”，但并没有真正的“非礼”，特别是没有利用金钱而去占有她的欲念；而田水草本人，她愿意和陶永亮一起打拼的原因，是要为家里近乎“植物人”的丈夫寻找生活的依靠，始终不离不弃。对何丽娜，陶永亮最终还是能够以“兄妹”关系相待。这些情节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作者对笔下人物包括对所写的家乡亲人的质朴之爱，值得称道。

小说的结尾，几个核心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失败成了他们共同的结局，这是一种急速转折，也是转型期的当代农村较为合理的命运可能。小说结尾有一处细节给人印象深刻，当陶永亮为了替田水草报仇、闯下命案进了监狱后，前来探监的田水草仍然向他表达了带丈夫求诊的愿望，陶永亮失望的表情背后，闪现出的却是人性的最后光芒。

总之，这可能还不是一部“纯文学”方面多有创意的书，却是带着乡土气息、充满了善和爱的书，是一次乡村秩序正在发生历史变革的文学记录。这点价值已足以使这部小说在书架上站稳脚跟。

2009年7月26日

（本序作者系文艺报主编，中国小说双年奖评委，著名文艺评论家）



亲亲的山
亲亲的水



1

陕北最北面，有一个很普通的山村，它的名字叫龙池弯。村子不大，也不小，百十户人家。村后的石崖上常年都流淌着一股亮汪汪的泉水，就是到了大夏天，都清冽冽地冒着凉气。崖下是个水潭，潭里的水满后，就顺着坡道流进了沟底的响水河，全村人都来这儿挑水吃。

老辈人传说，这是一股“龙泉”，龙池弯肯定要出人物了。

但多少年过去了，龙池弯还是那么普通，龙池弯的人也还是那么普通，到现在似乎是越来越普通了……

雨水过后，天气暖和了许多。

古历正月十八这天，陶永亮把他在麟县县城经营的超市和一块多年前就买下的宅基地转给了别人。他发了大财，存折上一下子有了300多万元！

这钱让他高兴得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整个飘了起来，好像别人在他的眼里都成了蚂蚁，唯独自己高高地立在了他们上面。

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回龙池弯了，他现在特别想回去绕一头，就在那山圪塔上站一会儿，好好看一看那穷样子、那灰面目。他想，那种感觉一定很过瘾、很带劲，再痛痛快快地吼几声，让龙池弯的人瞧一瞧、听一听，我陶永亮正站在他们的脑

袋瓜子上喷唾沫星子呢！耻笑他们哩！恶心他们哩！哈哈哈，谁能想到我陶永亮也会有这扬眉吐气的一天？哈哈哈，谁又能相信我陶永亮会成为龙池弯走出来的第一个亮堂堂的人物？！可这偏偏就是我陶永亮啊！让那些曾经看不起咱的、撵咱走的龟孙子们，睁大狗眼好好看看吧，他们的眼睛仁子肯定会红得跌出来哩，哈哈哈……陶永亮带着这一肚子好心情上路了。

半个多小时后，陶永亮开着他刚买下的二手黑色桑塔纳小车，从县城到了龙池弯。他没有进村，进村干什么呢？回想那些曾经给他烙下过块块伤痕的屈辱记忆吗？看望那些曾经欺辱过他的肮脏面孔吗？不，他今天之所以要有这个冲动，实在是想来这儿吼两声，就是为了痛痛快快地站在这山圪塔上亮堂堂地吼两声，出出积在他心里已经有十多年的恶气！

当陶永亮爬到了村南面那道最高的黄土山崖上时，整个龙池弯就展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现在才真正感到，其实这是多么小的一个小山村啊，百十户人家东一簇、西一簇地乱摆在响水河两岸的黄土坡上，悄无声息地静卧着，没有表情、没有生气，野地里睡着了一般；村中央的那棵老槐树依旧托举着一把惭愧的干枯，仿佛还在絮叨着旧冬的萧瑟，新春略带暖意的风，还没有把它唤醒过来；倒是响水河已经消融了，波光粼粼地流淌着；那连接河两岸的单孔石桥上，不时有拉牲口的庄户人慢慢腾腾地走过，给这静谧而贫穷的小山村传出了一丝复苏的气息……

陶永亮虽然是龙池弯人，但他对这里的人没有一点儿好感，他甚至恨他们、骂他们、诅咒他们！只有两个人他是敬重的，一个是田水草，另一个是村支书陶有万的大儿子陶前进。

陶永亮小时候是村里的孩子王，陶前进比他小两岁，是他



手下的一个兵。陶前进在村子里家境最好。而陶永亮是没法比的，父亲不成事，常常撇下他和母亲到外刮野鬼（流浪），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他十三岁那年父亲走后再没回来，直到前些年才听人说早死在内蒙古的河套了。他母亲又疯疯癫癫的，基本打不上劳力，全凭吃救济。这破烂窝的家庭，村里没有人能看得起。陶永亮从记事起，就在大家的歧视中成长着。他领受了村里很多人的欺辱、责骂、摔打，尝遍了生活给他冷酷无情的万般滋味。因此，他和别的孩子闹起矛盾打架的时候，就格外勇猛，出手也格外残忍，有一次他还咬下了一个孩子的半截耳朵；他用拳头，很快征服了村里所有的那茬孩子们，成为了一个谁也不敢惹的“小霸王”。

当然，对于陶永亮来说，真没少吃村里人给他施舍的饭菜，每当他感到自己饿得快要死的时候，好像总会有人给他端来一碗剩饭或者半个窝窝头什么的。他再调皮、再学坏可毕竟还是个孩子，把一个孩子活活地饿死，那可是这村子里的人在集体造孽啊！因此，长期以来，大家就像施舍一个“叫花子”一样，向他施舍着。村里孩子们也时常偷偷拿出家里吃的喝的救济他，他管那叫“孝敬”。陶前进就“孝敬”过他不少，有一次被父亲陶有万发现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这种“孝敬”一直延续到那茬孩子们上了乡中学后才彻底结束。那时候他已经辍学在家，种了两年地也没种出个啥，倒学得更坏了，今天偷这家几个西红柿、明天挖那家几苗山药，后来发展到偷鸡偷羊、撬门扭锁，每天都有人站在村道上对着他家骂，人人见他都如狗屎一般，不是白眼，就是口水；有人甚至为了出气，给他那发疯的老娘饭碗里挑过屎；更有好多人盼着他赶快死去，或者像他的父亲那样出外刮野鬼，省得大伙儿每天都对他提心吊胆的……他清楚地记得，支书陶有万就不止一次这样恶狠狠

地咒骂过他。

这些都是他恨之人骨的事情啊！

陶永亮 16 岁那年，母亲发疯栽死在黄土崖下，他就再也待不住了，也不想待了。他偷了寡妇陶海娃的两只羊，拉到城里卖了 260 元钱，开始学着做生意……从此，他就认定自己不是这龙池弯的人了。龙池弯没他，他也没有龙池弯，他甚至想自己永远也不再回到这龙池弯来，让龙池弯滚他妈的蛋吧！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又隐隐感到龙池弯其实还一直跟在他的后面，他丢不开它、始终黏乎着它，让他总是想回头看看，想了解它的一些事情。他知道，那后面一直跟着的主要是和他一块长大的田水草、陶前进，还有那熟悉的沟沟岔岔、渠渠洼洼。他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记忆会是那样的深，常常会出现在他的梦里，赶也赶不走……

田水草和陶前进从来都没有侮辱过他和他娘，没有看不起过他，所以他在心里就一直记着他们俩。他对田水草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水草是村里那茬女孩子堆里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在整条川道里也是数得上的人尖子。他朦朦胧胧开始懂得男女之爱时，田水草就常常出现在他花花绿绿的梦里，直到她进城上了职业高中，嫁给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张大明后，这种梦才在他的心里淡淡隐没了……

现在，陶永亮除了户口还落在龙池弯，村里给他分着一块地外，再什么也没有了。他每年除回去给陶有万缴点税钱，几乎是不回去的。地一年一年荒着，自己家的两眼土窑洞也因没人住而过早的坍塌了，去年他顺道过去看了一眼，院子里荒草都漫过了小腿，窑里不知谁放进了两口棺材，怪瘆人的……

今天的陶永亮，已经不是昨天的陶永亮了，他成了龙池弯第一个百万富翁，第一个能在县城里叫得响的头面人物。龙池



弯四五百号人，谁能比得过他呢？谁也比不过他啊！

原以为村里的张大明会成为一个人物，可他现在连一只蚂蚁都不如了。他出了车祸，瘫了，整天躺在炕上，像木头。唉，这可真苦了那俊婆姨田水草啊！想到了水草，陶永亮心里不禁一动，目光不由得盯在了沟对面那两孔熟悉的砖面窑洞上，那就是她的家啊。看着田水草家的小院，陶永亮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点温暖，他不知道她现在咋样？他多想知道她的一些事情呐！

陶永亮又把目光慢慢地移向了陶有万那高高的黄土小院和那两眼非常熟悉的石面窑上。他小的时候可没少跑那小院，为了讨点救济，他和他娘站在那院子里，常常受着陶有万的白眼、奚落和辱骂。娘那可怜巴巴的求乞和受到奚落后的恹惶，仿佛又回到了他的眼前……

陶永亮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八岁那年，也就是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里，娘牵着他又来到陶有万家讨救济。家里已经好几天都没揭开过热锅了，他被饿得眼睛都绿汪汪的，连做梦都是在要饭吃。当娘牵着他进了陶有万家的时候，陶有万的婆姨正揭起了热大锅，一团热腾腾的白气升上窑顶后，陶永亮的两只小眼睛被一大锅白花花的白面馍馍，惊成了两颗圆溜溜的绿葡萄，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白这么多的白面馍馍。一股新碾的麦香直灌进他那叽叽咕咕的五脏六腑，口水像山泉一样涌了出来。那时候他娘的神经还基本正常，娘看到他这副馋相，就给正坐在炕头吧嗒吧嗒抽水烟的陶有万赔着笑脸，低声下气地说：“他叔，给娃吃个馍吧。”

陶有万瞥了眼说：“哼，像你家这倒塌相，就配吃屎！”

他娘就再不说话了。陶有万的婆姨看看陶有万，又看看一

副馋相的陶永亮，想说啥又没说，就拿起一双筷子夹出两个白面馍馍来放在了案板上。

“再添两个吧，还有他娘哩。”陶有万眼都没抬地说道。陶有万的婆姨就又夹出两个放在了案板上。

“唉——不是我要损你家，看看咱村里，就数你家，是大人不像个大人，孩子不像个孩子，一家不务正业！这谁还有心去帮扶哩？”

就在陶有万说这话的时候，饿急了的陶永亮伸出污黑的小手，在案板上抓了两个白面馍馍，就没命地往外跑。站在锅边的陶有万婆姨被陶永亮这突如其来的举止搞愣了，倒是陶有万精明着，他一伸腿跳下了炕沿，也顾不得去穿鞋，赤脚就追了出去，嘴里骂道：“妈的，还敢抢人哩，看老爷爷逮住你剥了你龟儿子的皮！”

陶永亮的娘见这情形，也哭喊着追了出去。陶永亮疯也似的跑着，把还冒着热气的馍馍一个劲地往嘴里塞。很快陶有万就扯开长腿，紧跑了几步，一把逮住了陶永亮，用力向后一摔，陶永亮跌倒在了陶有万的脚底下。陶有万伸手要夺陶永亮手里的那两个馍馍，陶永亮死死地握住就是不松手，两只小眼睛红幽幽地瞪着正怒火万丈的陶有万。陶有万抬起手正要打陶永亮时，母亲疯也似的跑过来，一把抱住了陶有万的大腿，哭喊着说：“他叔、他叔，孩子不懂事，你打我、打我呀！”

陶有万缓缓地放下了手，狠狠地又一甩大腿，骂了一句：“哼，讨吃骨石！怕把你烧死，迟给你吃一会儿，你就要抢人！”然后陶有万又指着哭喊着的陶永亮母亲说：“不好好教育，照这样下去，迟早会让公家给枪毙！”说着转身回去了。

陶永亮见陶有万扭头走了，就又把那已经粘上沙土的馍馍贪婪地往嘴里塞。他娘见这情景，举起手狠狠地扇了正贪吃的

